

卿漢關

甲劇團

“关汉卿”人物表

刘大娘

二 奴

关汉卿

谢小山

欠要俏

套将子

公 子 (阿合馬廿五子)

監斬官

白寬役、二劊子手

呼二奶 (老婆子)

朱帘秀

香 桂

阿 母

廿五奶奶 (貴妇)

春 鵲

关 忠

楊显之

叶和甫

富帘秀

王和卿

何总管

王 著

郝 植

石台管事

四校尉

阿合馬

和礼霍孙

樵 官

禁 子

禁 婆

周福祥

微里、不花

二解差 (王能、李武)

王实甫

刘大爷

二家丁

玉 梅

鵲 母

小 吏

关汉卿

田 汉 原著

方文图 改编

第一場

人：監斬官、劉大娘、二姐、劊子手、差役、老婦、女犯、
关汉卿、謝小山、欠要俏、歪帽子公子、家郎。

（幕前差役引監斬官上）

監斬官：（念）是非何須問，只把命來行。

奉官奉了大興府知府忽辛大人严命，監斬女犯朱小兰一名。未呵，發提人犯，打道法場。（同下）

（啟二幕，大都城邊劉家小酒店。）

劉大娘：（上唱）哄傳今日處斬小兰，
風吹草動胆戰心寒；
烈女銜冤盡官草菅，
无錢无勢搭救艰难。

（远处传来号角声。）

女儿，女儿！

二姐：（内左）来了（上）

劉大娘：女儿，这處有号角声，敢是来了，内面取过香帛水酒。

二姐：（感无韵，焦急）母亲呀，人都要活活被害死了，誰吃你之水酒，咱須着設法搭救才着！

劉大娘：你母亲岂无想救她的，只是如今如何是好。你最紧取过祭礼，待你母亲去法場买祭一番，也算是尽一点的心意。

。（擦灭法二姐入内取香帛）

（号角声，四差役引監斬官过坊

内喊：闪入闪开！闪入闪开！

[刽子手，差役押女犯上，后紧跟老妇颤颤上。]

老妇：(哀叫)冤枉呀；冤枉！天呵！救命啊！

差役：老婆子退边！站开！（同下）

[刘大娘想摘住行列，见不可能，又退入店中，二姐上呆看着，众百姓暗上跟行列下]

二姐：母亲！

刘大娘：女儿！（相抱掩泣）

关汉卿：（上，沈痛地吟）神洲遭塗炭，世道虎狼兼！唉，
[见母女抱哭，在旁细听]

二姐：母亲，难道叫小兰姐姐无辜被害吗？

刘大娘：女儿，如今是什么世界！这城门法场不知多少人在此屈死，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！唉！

关汉卿：刘大娘。

刘大娘：（急擦眼泪）哎呀，关大爷，你也来看闹热？

关汉卿：无，我是去城外寻朋友，路经此地，不意与你母子相遇

二姐：关伯父进来坐一下。

关汉卿：这是二姐姑娘，几时不见，越长得好看了。还会记得关伯父？

刘大娘：关大爷，她是老倚边，你才搬去二年外，哪会会记得！
请坐！

关汉卿：同座。（入座，二姐沏茶上）生意好吧？

刘大娘：过得去。就是关大爷，老幼常在宛平乡下，军得起来。

关汉卿：二姐这般伶俐，看是你的好帮手。

刘大娘：也得她走跳，若是能做乾坤礼好，查果仔抛头露面，
这自然是非！

关汉卿：这也有理。唔，刘大娘，你可认得方才这位女犯？

刘大娘：说得，老拙向他夫家还称亲情。唉，如今朱小兰这个孩子平白无故落得这个结果，又没法可救她，真是——（擦眼淚）

关汉卿：这女子是為着何故，小小年纪就犯了这样大罪？

刘大娘：哪有什么罪！白白布染到烏！

关汉卿：如此是冤枉了？

刘大娘：（望上，低声）誰說不是冤枉！她婆子告知老身，我知得十真万确。关大爷，你无法救她的，将来也替死的伸冤。

关汉卿：唔，究竟是怎样冤枉？

刘大娘：关大爷！

（唱）朱小兰便是她姓名，朱家原住襄阳城，
她爹是一苦农夫，官府迫害逃离家庭。
母女伶仃无生計，以此投亲到京城。

她母女来到大都，寻亲投奔小兰母舅，不料她母舅不在，就寄住在同乡陈二妈家中。

（唱）她母半载病纏身，债台高筑还不清，
朱家为了抵债务，就和陈家结了亲情。

小兰就配二妈子兒陳文秀。只是朱大娘药茶姑样不离，到旧年秋天就亡故了。

关汉卿：唔，小兰呢？

刘大娘：后来和文秀成了亲，小夫妻却也和顺，二妈心肝性命地疼小兰，日子都也好过。哪知福打对天落下来，

二姐：母亲，母亲，你何必說中四山五海，有啥办法可救小兰姐何无？关伯父，你着做好事，設法将她解救！

刘大娘：難查某得，关伯父是个医生，只会救人伤风咳嗽，怎救得根头。你母說話，你不要搅我。

(二姐又急急走向街中去)

关汉卿：刘大娘，怎说祸打对天冤下来？

刘大娘：关大爷听说：

(唱)李驴儿是内亲心怀不正，

起毒心，送小兰，

要害文秀之命，

羊肚汤，放砒霜，

要害味妈，

岂知反来害死自己父亲性命。

关汉卿：唔！

刘大娘：(唱)可恨驴儿太酷行，诬指小兰害人命，
答在亲事肯罢休，不从亲事路不成。

关汉卿：哎呀，好毒手啊！

(唱)听此言我七窍烟生，他要把善良的人吃定，
她丈夫惨遭害命，弱女子那得起生。

刘大娘，你再說下去！

刘大娘：(唱)人就是心内无邪不畏鬼，半夜扣门心不端；
小兰贞烈又坚定，因此官司缠身公堂去受刑。

这苦命的孩子，偏碰着一个贪官！

关汉卿：贪官！

(唱)世上有官皆糊涂，天下乌鸦一样黑，

刘大娘：(唱)官司打到大兴府，府尹忽尔是色胆人，
他收了驴儿的银子，推了薛千户的入情，
改定小兰害人命，苦逼供用重刑。
小兰声喊冤冤枉，忍受屈折不招承。

关汉卿：当然是招不得！

刘大娘：唉！

重庆市图书馆

— 正 书 —

141909

刘大娘：（唱）忽又想出鬼主意，就是陈妈谋害人，
堂上狠心发雷霆，就要严刑老年人。
小兰为救婆婆命，竟依死罪自招认。

关汉卿：若是招认了就得抵命，她无想到吗？

刘大娘：她那会无想到，为了救她婆婆，他什么也甘愿得了，小兰这孩子就是这样烈心性！

关汉卿：真是烈性的女子，但这是人命关天呀！莫非就此定案吗？

刘大娘：哎哟，关大爷，谁还去仔细问她？如今杀一个汉人，比宰一只牛还容易，小兰才问过一堂，今日便判断了！

关汉卿：好气！好气呵！

（唱）多少汉人死于非命，视像强盗越发杀人！

刘大娘：（低声）关大爷，你不通这样说！

（街上百姓又被赶回四散下，二姐跑回来）

二姐：母亲，做紧设法呀，（对关汉卿）关伯父，你人头熟，做紧设法解救呀！

（闻炮声）

刘大娘：还有啥办法，人都无了！我可怜的孩子！（掩泣，二姐也哭）

关汉卿：（无限惨伤）这成什么世界！汉人的性命，就不如一隻蚂蚁！（走身）刘大娘！打扰了。咳！我关汉卿只能医得伤风咳嗽！

刘大娘：饮一杯酒才去唔，（望街上）哎哟，谢老板来啦！

（谢小山同欠要俏上，刘大娘同二姐忙着整理酒店）

谢小山：（吟）为了几个字，

欠要俏：（吟）箭中半小死。

谢小山：我说要俏，你我相箭无碍了，除非去向关大爷。

欠要俏：说人人到，关大爷就在此地！

謝小山：正是。（上前拉关汉卿）哟，关大爷，既正要找你，原来你却在此饮酒。

关汉卿：並非飲酒，我正与刘大娘談起方才过去的女犯。

謝小山：耳頭耳尾也听人說是冤枉的。

欠要俏：是人欺她，她不願意，才被陷害。

关汉卿：方才听到刘大娘說起，真是会人好气啊。

謝小山：咳！气什么，如今是十案九冤，要气也无双條性命。既有代志要請教你，到阮处吃兩杯。

关汉卿：我还要去城外，你有什么事？

謝小山：一位先生請我教他唱你那支“南台四块玉”，第一句我記得是：（唱）喝时飲，饥时食，醉时歌。

欠要俏却說是：（唱）喝时飲，醉时歌。

如今对証你這“古本”，究竟誰錯了？

关汉卿：两說都是。

欠要俏：关大爷，书会朋友最佩服你的硬直，如今你何处学来这林璧双面光？

关汉卿：要俏，你有所不知，“饥时食”是后来加上的，加上了又觉得难唱，不如原来灵活。

謝小山：原来如此，我就照原本来教。唔，汉卿，那位先生对你后面几句“南朝科，东山卧，世态人情经历多，闲将往事思量过；贤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争什么？”真是赞不绝口。

关汉卿：罢了，謝老呀！

（唱）愚者未必就是我，贤者未必便是伊，

我道清浊终须辨，须看是非誰是。

謝小山：哟，罢了，哈，汉卿，那段“风流体”你还学吗？

汉卿：要学，哈，四姐可在院内？

欠要俏：师傅在院内。

关汉卿：好，你等先回，我少停便来。刘大娘，告辞了。

刘大娘：关大爷，闲时再未坐。

二姐：关伯父。

关汉卿：谢老！替我招呼打鼓老任四和吹笛子王梅，我想打个新戏，约定大家商量商量。

谢小山：好！（分下）

（家郎，丑帽子到公子上）

丑帽子：来此便是刘家酒店。

公子：随我入内。

刘大娘：公子爷来到，请坐！

公子：不坐了。（对丑帽子）你对他明说。

丑帽子：刘大娘，昨日共你说的，事体如何呢？

刘大娘：这个——，唔，崔四爷，我早对你言明，我女儿已经许配宛平周家，女婿在大司徒和礼霍孙府上当差，秋后就要过门了。（示意女儿进去，二姐逃进屋内）

丑帽子：哦！不用多言，莫说是司徒府当差的，就是和礼霍孙公子也看不上，拿点银子叫姓周的另娶一门亲事就是了。

刘大娘：那有这个情理？

丑帽子：什么情理不情理？你罗、阿台马大人升丑公子看中你女儿，就是天大的情理。你四两既得不少除一下，别人还是高攀不上。

刘大娘：四爷，你共公子说句好话，我女儿已经许配周家，她无过你福气。

丑帽子：你看，真是不识抬举！

公子：竟敢他勒索，将人带走！

丑帽子：是！（对家郎）来呀！擒人！

—— 1 ——
(家郎进屋抱出一姐)

二姐：(抗拒)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
刘大娘：四爷，公子！怎可这样！（跪下）

孟帽子：管你这样那样，棺材顶上山，下烧也着坟！

公子：喂！本公子办好事，你打测衣！来啊，带走！

(公子家郎抱二姐下，刘大娘抱着孟帽子袍角不放)

刘大娘：怎么青天白日强抢良家女子，你们不怕王法吗？

孟帽子：喂，老婆子，你王法？！到太兴府去告！眼睛睁开，大都冷总管兼太兴府忽辛大人就是咱大少爷（甩开刘大娘扬长而去）

刘大娘：天啊，我苦，我爹路啦！（伏地痛哭）

—— 幕下 ——

第二场

景：行院朱帘秀房中

人：朱帘秀、香桂、关汉卿

朱帘秀：(上唱)勾栏中阮囊羞涩度，双逝水东流浩渺。

(坐下取琵琶抱弦)

年：岁々琵琶抱膝，

流水高山犹恐寂寞。(放下琵琶)

奴家朱帘秀，自幼流落行院，做了歌妓。是我勤学苦练，学成诸般曲艺，名噪一时，往者不乏名士，平生唯一知己是关汉卿，这两日未曾晤面，想我挂怀在心。

(香桂端茶上)

香桂，关老爷可曾来过！

香桂：听欠安仆说，关老爷前赴城外。(关汉卿上)哟，关老爷来了。

(关汉卿坐下，香桂奉茶，关因气愤中未接茶，香桂将茶放案上)

朱帘秀：呀，关老爷，今日前来，满面怒容，这是为着何故？

关汉卿：四姐呀，

(唱) 方才路过刘家酒馆， 菜市口有女犯受刑，
朱小兰也无辜丧命， 为此事我气愤难平。(击案)

朱帘秀：哎哟，关老爷，看你煞对茶怀快发脾气了！

关汉卿：是呀，真是好气啊！

(唱) 如今这是黑暗人间， 尽是虎狼在当权，
无事的陈入罪犯， 当罪的出脱无干，
有钱的非者翻成是， 无钱的直者扭成弯。
通关节，送情顾， 更不道人死命难还，
像这等残民以逞， 如何四姐你视若平凡？

朱帘秀：如此怎叫你会不气呢！

(唱) 帘秀有心岂能安， 只为麻木强笑颜；
推君热肠人敬重， 使骨依然白发斑！

关汉卿：好一个“使骨依然白发斑”！唔，四姐，你说我不老成？

朱帘秀：哪是你不老成！是你无失去“赤子之心”！

(唱) 如君虽然受苦气， 也有扬眉吐气时，
行院姊妹无尽苦， 岁岁年年苦如呢！

像奴家这样落有虚名，不然不食，还称好些，这大都二万五千行院姊妹，谁人过着人的日子，有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还不如受那一刀！唉！

关汉卿：你等姊妹有不少苦楚，要是说读书人有扬眉吐气之日，那也未必！七匠，八娼，九儒，十丐，如今我等地位还不如行院姊妹呢！

(唱) 平日自谓拔萃凡尘， 读书万卷罕有精英。

“鲁斋郎”我斩了皇親，“蝴蝶夢”教蕩寇表生，
 眼看小兰枉送性命，才知是孤掌難鳴。
 人道我蓮荷甘草，又醫得傷風小病。

莽李逵敢到江州拼命，关汉卿只有忍气吞声。

李逵秀：汉卿，李逵虽勇，也是有那梁山众好汉相助，你一时路見不平，又有啥办法？

关汉卿：古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我是无刀可拔，只有一枝秃筆。

李逵秀：筆和刀也都是一般犀利。汉卿呀！

（唱）君是才華奈劇壇場，口誅筆伐避途名場，
 就将及人罪惡昭彰，好把小兰又烈表揚，
 不能救她玉殞香消，也替天地將正氣伸張！

关汉卿：（唱）牛鬼蛇神形形色色，我乃是描不勝描，
 平时也信蒼天有眼，如今竟覺細心保。

李逵秀：呀，关大爷，惡人太多，就揀最凶惡的。天地鬼神不公道，你就咒天罵地！

关汉卿：好个咒天罵地！

（唱）四姐一言相指引，凡心知己有同心，
 我定为盜官來勾臉，我定將污吏剖了心。

李逵秀：如此甚好，恕辛秀跡我也知之甚多，我——

关汉卿：好！为我多多搜集，一定要叫他原形毕露，——只是一件——

李逵秀：一件什么？

关汉卿：这一件吗？四姐呀！

（唱）此女好比照妖鏡，官吏面知不容情，
 又揭天人敢搬頂，荒二名山白費經營。

李逵秀：（唱）汉卿眼中太无人，常秀岂料死和生，
 你敢写來我敢滾，天不干你我的承。

关汉卿：（唱）自古艰难惟一死，“留得丹心照汗青”，
既是四姐敢搬演，我定兼夜写完成。

朱帘秀：甚好，甚好！唔，关大爷，这戏主角当然不能叫朱小兰，
你要叫她何名？

关汉卿：就叫窦娥。

朱帘秀：窦娥，好！

（唱）曹娥孝女留美名，剧中窦娥表坚贞，
好个窦娥，

（唱）当端生平微露技，吐尽胸中愤恶情。

关汉卿：难得四姐一片热心肠，关某感激不尽。

朱帘秀：汉卿，我能为你仗义之行，竭尽棉力，虽死何憾！

关汉卿：四姐！（感激得紧握帘秀手）

第三场

景：大都西山阿合马私邸。

人：关汉卿、阿母、廿五小姐（贵妇）、二姐（秋莲）、
春儿、四侍婢。

〔四侍婢、贵妇引阿母上。〕

阿母：（唱）身染重病蒙半推享，幸遇良医绝处逢生。

贵妇：（接唱）关大夫果然圣手，老夫人幸获康宁。

〔阿母、贵妇依辈次入座，侍婢立侍。〕

阿母：老身——氏，孩儿阿合马，官居太宰，权倾朝野，一门
富贵无比，怎料一病数载，药石罔效，幸有大医院荐来
关大夫，果然妙手回春，久病喜得痊愈，今日传唤关大
夫前来，备下谢礼，赏赐於他。唔，媳妇，传唤关大夫，

為何至今未到？

〔女：关大夫到。〕

貴 妇：关大夫到来。

阿 母：請进！

侍 婢：关大夫請进。

〔关汉卿上。〕

关汉卿：参见老夫人。

阿 母：免礼，一旁坐下。

关汉卿：謝坐。（入坐）請問老夫人今日貴體如何？

阿 母：看来十分好八九分了，大夫真是高明，我一病三五年了，請过多少名医，只有大夫药到病除，真不容易。

貴 妇：关大夫，老夫人吃了你的药，不但旧病已好，还吃得下山珍海味，早间还到外边观看西山。

阿 母：若非大夫医治，老身要少看多少光景。媳妇，該着好好答謝大夫。

貴 妇：是，已经备办好了。

阿 母：大夫今年多大年纪？

关汉卿：拙长四十八岁。

阿 母：太夫人可安泰？有几位令郎？

关汉卿：家母粗健，不幸荆妻早亡。

阿 母：此事了，大夫孩早日续弦。

关汉卿：这也无妨。

〔二姐——秋燕端点心上，与关汉卿相見，各吃一椀〕

二 姐：啊！关……

春 鵬：关什么？

二 姐：（轉向春鵬）关上窻門，春鵬姐！

貴 妇：是呵！有些涼意，老太太换件衣裳才好。

〔春鵲与贵妇扶阿母入套间〕

关汉卿：你可是刘家二姑娘吗？来此何事？

二 姐：关伯父，那一回你离开之后，阿台马廿五公子就同狗腿至帽子，将我擒来，逼我成亲。

关汉卿：这——

二 姐：此事多少奶奶闻知，将我送来西山伺候老太太，方才那个妇人就是二十五小奶奶。关伯父你请紧设法将我解救！

关汉卿：这——

二 姐（急）：哎哟，莫非你全无办法吗？

〔阿母扶了外衣，扶着贵妇，春鵲出来。〕

阿 母：大夫，你来此多次！可知此处是谁家府邸？

关汉卿：恕我不知，太医院规矩是不准动问的。

阿 母：真是懂得规矩。你今为我侄女重病，也是你的造化。来，看礼物过来。

春 鵲：是。

〔春鵲捧礼物上。〕

关汉卿：且慢！老夫人病体虚安，只是医生的体面，如此厚礼，不敢拜领。

阿 母：莫非嫌送？

关汉卿：岂敢嫌送，只是晚生欲求老夫人一事，不知可否言明？

阿 母：就请言明！

关汉卿：晚生（唱）白璧黄金全都不羡，只求谢家堂前燕。（眼望二姐）

阿 母：哈哈（唱）大夫眼力采不差，看中我家一枝花。

（望贵妇）只怕使不得！

贵 妇：阿妈，无妨！

阿 母：既然如此，（顧二姐）秋燕，你可願意嗎？

二 姐：（含羞點頭）——

阿 母：好，另送中統鈔百萬作為嫁資，一同下山去吧！

关汉卿：多謝了！老夫人請了！

阿 母：不送了，（与貴妇，春鵲侍婢下落一幕）

关汉卿：（謝过老夫人再帶秋燕）

（唱）不意今日救得婢娟。

二 姐：（唱）逃下西山緊奔家门。

关汉卿：（唱）免得大娘肚挂腸牽！

二姑娘，持我送你回家見母！（同下）

第四場

景：关汉卿书齋

人：关汉卿、关忠、楊显之。

〔幕开时，关汉卿正写“竇娥冤”。面对残烛，时而吟哦构思，时而奋笔疾书。更鼓三下。关推窗望月，伸懶腰。〕

关汉卿：（唱）半天残月掩映窗櫺，
大地沉淪寂然无声，

耳边彷彿小兰悲訴，

小兰呀，

通宵彻夜我要将戏写成！

〔回案設稿〕

（唱）想人心不可欺，

冤枉事天地知，

争到头 競到底——

关汉卿：贤哉，你太勇敢了！为了你——

（唱）关汉卿呕尽心血復何辞！

〔伏案疾书，关忠披衣进来〕

关忠：大爷，你还在写，紧睏啊，天都要光了。

关汉卿：不要紧，我再赶出第三折，这戏架子就搭起来了。

关忠：你自己是医生，常劝人不可熬夜，说熬夜伤神，如何自己倒犯了。

关汉卿：这不相同，做医生劝人不可熬夜，写杂剧非熬夜不可。

关忠：这——老狗真是不知。天气料冷，家内又没啥可吃，我去煮一隻鸡来给你充饥！

关汉卿：我不饥饿，关忠，你勿在此打扰，去睡吧！（见桌烛将残）唉，你先为我换支蜡烛。

关忠：大爷，免换了，写完这支烛就去睡吧！

关汉卿：也好！（关忠下）

〔关汉卿感疲倦，抽剑起舞〕

（载舞载歌）三尺秋水七尺躯， 晓碧血兮捐头额，
挥破笔写俊语， 愤懑吐，
为万民兮锄奸徒。

〔归座再写，倦极入睡。关忠引杨显之上。〕

关忠：杨大爷，你少等过，待我进去通报一声。

杨显之：不用通报，我自进去。

〔杨显之入书斋，关忠在外关心探望，相显之见关汉卿正睡着，不便惊动，蹑足起桌前抽稿欲读，从桌上落下纸条，拾起。〕

杨显之：（感动地吟）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，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——啊！

关汉卿：（惊醒）是誰？

杨显之：汉卿，是我！（关揉眼）是我杨显之。